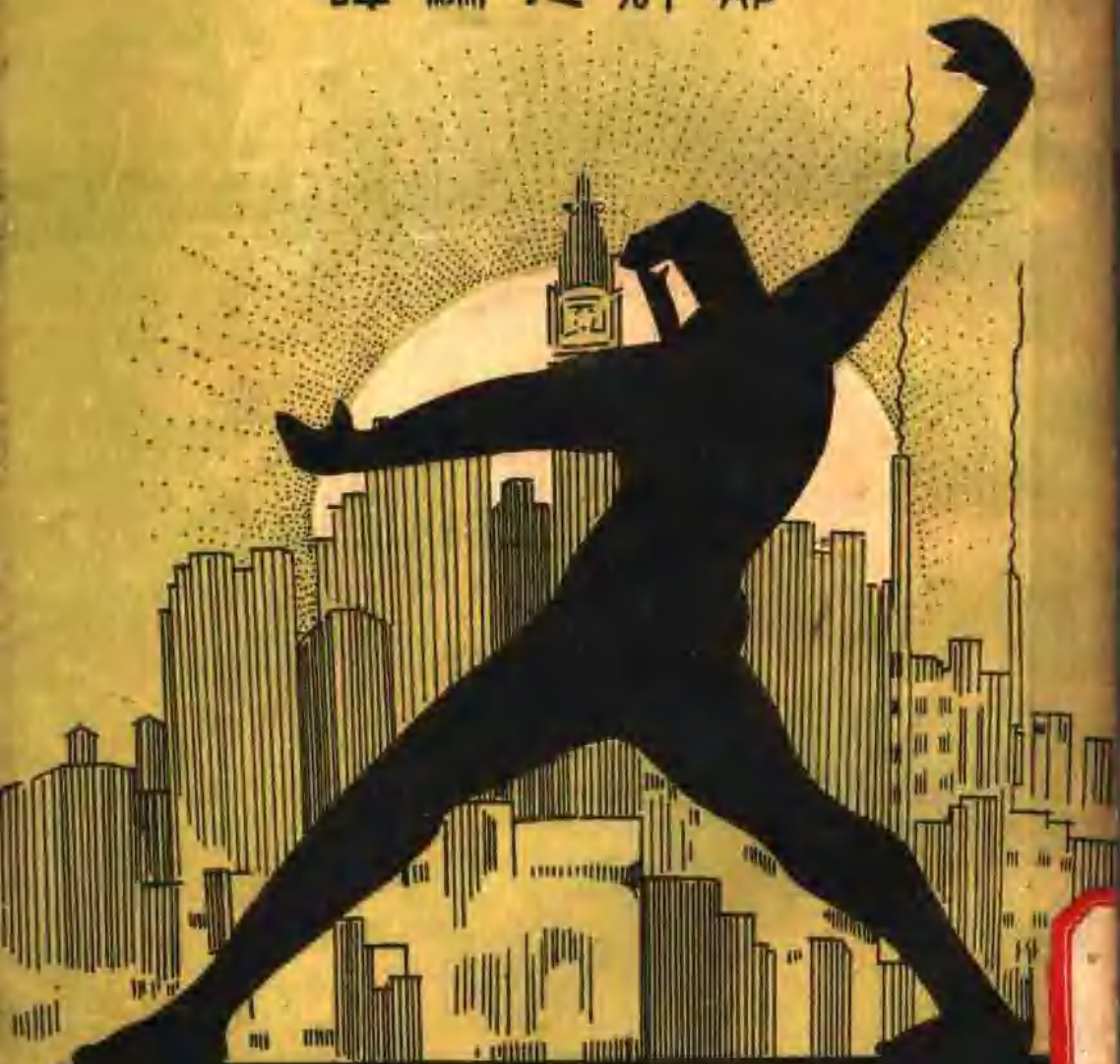


蘇俄公民訓練

鄭群彥編譯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種四第書叢年實

練訓民公俄蘇

所

版

種四十第書叢年青

練訓民公俄蘇

有

權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原著者 美國哈朴

編譯者 鄭羣彥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冊實價大洋七角(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NO. 14

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

By Samuel N. Harper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hanghai

Price: \$0.70, Postage Extra

1st Ed., Sept., 1934

吳序

在這一個轉變的時期中，凡是一種試驗，只要它是在新社會的路線上走的，都值得我們去研究，因為別人的經驗，可以使我們知所審擇；使我們避免已經暴露的錯誤，使我們取法已經證實的成功。

在現在的中國，這一種客觀的研究，尤其是我們的需要，因為在目前，我們只有窒息般的壓制，只有混亂黑白的宣傳。我們應當從模糊恐懼的心理解放出來，以不偏不倚的精神，去認識事實的真相。

我們介紹這一本蘇俄的公民訓練，就是抱着以上的目的。蘇俄是現在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她的建設雖然沒有完成，但是在世界經濟恐慌的狂潮中，却只有她能夠集中全國的力量，埋頭猛進。無論我們在主義上對蘇俄的態度如何，我們對於這一件客觀事實的挑戰性，却不能加以否認。

我們介紹這一本書，尤其是因為我們要把蘇俄現在的公民生活和我們現在的公民生活——假如我們還可以被稱為公民的話——拿來作一個對照。不但我們現在的制度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並且我們整個的文化——除了家族觀念以外——也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文化。我們認為個人主義的文化，決不能使我們安穩地渡過今日的危機，而蘇俄現在的公民訓練，就是我們當前的「他山之石」。

至於我們自己應當走那一條路；走的時候，應當取什麼手段，有什麼準備，付什麼代價；這些問題自然

都是在我們原來介紹這本書的意思的範圍之外，只好留給讀者作他自己的探討，與他自己的結論。

吳耀宗 一九三四年六月

編者序

本書以美國哈朴教授(Prof. Samuel Northrup Harper)所著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爲藍本，該書出自芝加哥大學印書館，於一九二九年發行初版。本書取的是縮編(Abridgment)形式，但完全側重事實，因爲原書目的就在於介紹蘇聯的公民訓練方法，所以在說明所取方法的根據外，其餘個人的見解還佔次要的地位，尤其是原書有些地方是過於冗贅的，譬如對於列寧是俄國革命的領袖，原書連篇累牘地引證說明，編者很認爲不必要。所以在這書中只取下事實部分，重新編插，跟原來章次便大不相同了。

其次要提到的，是哈朴教授原書出版在一九二九年，着筆時却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以前，書中取材都不超過這時，隨後也沒有增添。一九二八年十月是蘇聯第一屆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五年計劃開始後，蘇俄公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都有極大改變，原書寫時還惴惴不知這種公民訓練的結果，現在却有了更確切的答案，我們對於這種發展，不能不在這裏注意一下。

蘇聯五年計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按照列寧的話，只有在電氣化了之後，在工業，農業，和運輸獲得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根基之後，社會主義纔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所以五年計劃就是要把落後的，守着

中世紀技術的俄國改納在現代技術的軌道。在這計劃之下，從前沒有的鋼鐵及鋼鐵工業，牽引機工業，汽車工業，一般機器製造業，飛機工業，現在都有了；從前煤及煤油的生產，電力生產，化學工業，都佔世界上極低的地位，現在却都跑到了最高的行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美國“The Nation”上說，『俄羅斯以戰時的緊張來進行建設工作，建設一種新生活底物質與社會模型。國家的面目很切實地在變着，變得不敢相認。這對於有千百康莊大道和廣場的莫斯科……有新郊園，新樓宇，和在附郭有城垛般新工廠的莫斯科是這樣，即對於較小又較次要的城市也是這樣。新的城鎮已經從草原，荒野，和沙漠中跳出來。並非偶有少數，在過去四年中，說少也有五十來個，其中人口都在五萬到二十五萬之間，每鎮都建在一種發展自然資源的企業周圍。千百新地方電力廠，少數像狄尼普羅斯頓（Dniprostroi）般的「巨魅」都在漸次實現列寧的公式：「電氣加蘇維埃等於社會主義。」蘇聯現在正大規模地從事無限品種的製造，這些在從前都是沒有生產過的，如牽引機，收穫脫粒聯合機，高質鋼鐵，人造橡皮，球軸承，強力狄切爾摩托，五萬基羅瓦特渦輪，電話裝具，電力採礦機，飛機，汽車，載重貨車，自行車，電力鍛接器，及幾百種新機器……俄羅斯第一次開採鋁，鎂，磷灰石，碘，碳酸鉀，及其他許多有價值的礦產……鄉村主要的地標是倉庫和秣房。集體農場正建着豬圈，牧廄，和房屋。電力在侵入蔽塞的鄉村，而廣播無線電和報紙則已經把鄉村征服。工人們在學着開動世界上最新式的機器；農民造出並使用農業機器，比美國人所習見的還大而複雜……俄羅斯正飛速的從木器時代轉到銑鐵，鋼鐵，混凝土和摩托的時代。』

農業集體化在哈朴教授的原著上還提到一點。這是五年計劃中最困難的一樁工作，但從俄國是落後農業國的觀點來說，又是最重要的工作。蘇維埃當局認為個人農業在本身內含有恢復資本主義的危險，牠繼續培養着資本主義的因素。所以列寧說：『假如我們繼續像從前一樣，坐在小田莊上，縱使是在自由土地上做自由的公民，我們也同樣不免衰落的威脅。』蘇維埃政府用一切方法來鼓勵農民參加集體農場。牠貸款給他們，如在一九三〇年貸給他們五萬萬盧布。牠蠲免集體農場共同所有或集體農民私人所有的豬、羊、牛、馬等稅，和集體農場開墾的新地稅。集體農場及參加這農場的農民過期債務，可以延期到集體農場的收入能分期清償的時候。在穀物貿易方面，蘇俄國營及合作社商業，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已佔全國商業的百分之九〇・二，而私營商業僅佔百分之九・二，專就躉賣說，私營所佔比率還少，僅有百分之一・五，國家利用這種情勢，給集體農場的穀作以種種貿易的便利，使農民樂於參加。另一方面，農民加入集體農場，然後纔能逃開富農的壓迫，逃開小田莊的貧困，所以農民對於聯合集體農場的號召和宣傳，大體都能接受。不過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還是很困難，很迂緩的。農民私有心理，從舊代遺傳下來，堅牢難拔，所以現在集體農場還採勞動組合（Artek）的形式，主要生產工具，尤其是用爲穀物生產的都已經社會化，如勞動、土地、機器及其他用具，耕畜、農場建築等。但農場附屬土地（菜園及他園）住宅，若干乳牛、家畜等，却還保留作私人的補助部分，讓農民在社會化了的經營之外，還得點自己的額外收入，自由使用。因爲這樣，對於農民的意識比較合宜，在現在發展階段之下，一蹴就要農民放棄固有的習慣和利益觀

念，把他們現在還很重視的最後的牛，都爲集體化，農民一定都嚇跑了，反因此破壞主要的社會化部分。所以須經年歷歲地在農場大規模機械化的基礎確定了之後，且在集體農民整個文化水準提高之後，這最後小私有者的心理纔可以變更，然後集體農場纔能變成公社的形式。

國家工業化是農業改組的基本條件。五年計劃建築了大工廠製造農業機器，在斯他林格勒，卡可夫，閩耶濱斯克的牽引機製造廠，每日出產牽引機三百五十架以上。列甯理想要有十萬牽引機，現在竟成了現實，在農場工作的已有十五萬光景，組織有二千五百所牽引機及機器站，機器中有脫粒機，梳麻機，刈穫機等等。這些都變了農業方法，使農村經濟根本改造過來。

牽引機及機器站，國營農場，由特別甄選了的黨員在其中組織政治部。這政治部又到處組織生產會議，以分配工作給各集場，各旅隊，以及集場中的每一個人。生產會議設立特別檢驗委員會，負責檢驗耕牛的數目，機器及建築等，目的是要確保豐收。生產會議監督這委員會按時報告，勘察決議方案的實行。其次政治部規劃播種或刈穫競爭和突擊運動的進行。這種『社會主義競爭』和『突擊運動』是非常習見的。在各共和國間，各地方間，及地方上各牽引機及機器站間，都風起雲湧地彼此競賽。青年公民特別活躍，當某項工作稍現落後時，他們常組織『休息日工作團』(Subotniki)，年長公民儘管有徬徨無助的時候，他們總是常找到出路的。工人全數有百分之五十八參加社會主義競爭，百分之五十是突擊隊隊員。

政治部還有一種任務是防止富農的破壞。富農自始即反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他們組織那些

在物質上和觀念形態上倚靠他們的農民階層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撓貧農中農加入集體農場，要不然就自己用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來闖入這農場，闖入集體經濟機體，如簿記、倉庫的管理等等，一面希圖從中分化，一面是圖破壞組織，破壞穀物的刈收，及播種運動等，他們引誘集體農民的落後分子粗耕壞耘，或故損牽引機及馬匹，有時他們且於夜間潛入田中倒伐穀莖，或故播收穫不佳的預言，以造成一般抗拒不安的感覺。政治部對於這些謀略，不斷地揭露，且實行組織對集體財產的羣衆保護，另一方面則加增集體農民羣衆間的啓導工作。

關於這種工作，農業工會也有很多助力。牠在冬天的四個月間，辦理政治、經濟、農業及林業各課程，專授農民。農業工會在農村工資勞動者的數目增長之後纔開始組織，牠的發展還算很近，可是不久就成了蘇聯最大工會的一個，一九三〇年頃，牠的會員約有二百萬，其中四十萬以上是國營工場的農民。按照一九三一年工會中央蘇維埃大會的決議，各工會組織全變。農業工會分成四種工會，即牽引機及機器站工會，農業與糖業工會，國營穀作農場工會，以及國營原料農場工會。其他如金屬工會分為鍛冶工會，運輸工程工會，農業機器生產工會，電氣工藝及電力工會，汽車牽引機及飛機工業工會，非鐵質金屬生產及製造工會，工程工會，合共七種工會。鑛業工會分為鑛石、煤、煤油，及泥煤四種工會。

所有工會都按同一原則改組。從前共計二十三種工會，現在成爲四十五種。但這種改組仍屬從前以產業爲單位的工會性質，並沒改爲以技能或職業爲單位的工會。改組的原因是因爲工會會員大增，一九

二七年頃，會員約一千萬，到今年增到一千七百萬以上。改組的當年，金屬工會有一百二十萬會員，建築工會有一百三十萬會員；同時因國民經濟膨脹，金屬工業所轄經濟機體竟達二十八種，化學工業三十種，其他情形也如此。這種鉅大的內涵，反成了壅滯的現象，對於各機體的日常具體問題，及日在增長的羣衆活動之組織問題，都難於運轉自如。加之一個工會包含這許多羣衆，對於其中各範疇工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難仔細調查，所以到了這步田地，便不能十分有效地保護他們的利益，而這種組織的形態，也就成爲工會工作往前發展的障礙了。

在一九三三年，社會保險的管理，由衛生人民委員會移歸了全聯邦蘇維埃，因爲工會和工人的需求有很親切的關係，由牠來分配保險金，是有更大效率的。工人和工廠管理局間的集體合同，在後面可以看到，是一種相互的規約，一邊含生產的改良和生產的紀律等，一邊是增加工資，改良生活狀況。這些合同從前由勞動人民委員會參加監督執行，現在也由工會設特別委員會代替。這些都是國家漸把管理權移歸工會的表示。

工人俱樂部在一九二五年是約三千五百的數目，俱樂部內的紅色屋廩（Red Corner）約有八千，在一九二八年紅色屋廩已有四萬餘，這是哈朴教授書內所揀載的。到一九三一年，這俱樂部的數目已增到七千九百光景。集體農場平均每一百個有一百二十五乃至一百七十五的俱樂部，內有圖書館，有紅色屋廩。光是烏克蘭，紅色屋廩的數目已有一萬六千七百弱。每一個集體農場都至少得有一個紅色屋廩和

一個讀書室，有許多都備了電影，廣播無線電，以及劇場。穀作集匯的中心則備有統計和無線電，經常報告穀物供給運動的發展。

工廠在工廠內獎進了許多工廠合作社的組織。凡是有二千工人以上的工廠，都由工廠委員會和合作社會合進行。工廠委員會要綜覈這些工廠合作社的日常工作。這些工廠合作社在工廠，食堂，菜園，及飼豬場等裏面組織合作商店。

跟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私有經營的消失，合作社在交易上佔了極重要的位置，牠成了財貨交易的主要川道。自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黨中央委員會大會議決改組合作社後，合作社脫離了工業活動的範圍，停止辦理作坊及洗衣坊等。在從前的生產活動中，合作社只留有麵包房，菜園，飼豬場，牛奶房，及畜場，但這些經濟部門，每一個都得由適宜的合作社去組織，從前不健全的濫竽充數的協會都一概取消。集體農場在勞動組合形式下，以自願參加為合作基礎，也算是合作社的一種，但由合作社發展到這種社會主義式的生產，還是經過了許多階段來的。

這種改組的目的，是要合作社更集中注意在勞動者的食物及其他一切日用品的供給問題方面，牠要運用交易獨佔的地位，精諳供給國家財貨的全過程，供給消費者，尤其是工業中心，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以高質的貨品，增加勞動者的實質工資。

合作社的中央和地方組合，自此以後都把機關限小，使更加專門化起來。消費合作社中央組合（Ce-

nitrosyus)改組後，分爲十一獨立分組合，各供給指定的財貨種類，這些分組合只訂躉賣合同；在自主共和國則設有相類的組合，經營零售。這種改組的作用，無非要使組合的機關專門化，加速貨物的流通，使消費供給更臻完善罷了。蘇俄公民加入合作社的數目，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是一千五百萬左右，但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已增到六千九百萬光景，到一九三二年，合作社就差不多要掩進一切公民了。

法國有句俗話說，『胃口隨食而開』(L'Appetit vient en mangeant)，工業化和集體化正是文化胃口的鮮膾。第一屆五年計劃開始時，蘇俄文化面目已與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施行時不同，可是文化工作所及公民的比率還不很大。在第一屆五年計劃實行的幾年當中，國家整個經濟生活，都在社會主義的原理下迅速改組，文化的使利很快就改善，文化發展的障礙也都應手清除了。在一九二三年報紙的家數是五〇七，流通數一，五三二，九一〇；在第一屆五年計劃的前一年，前者是五五六家，後者是七，五七七，一〇四份；但到一九三一年便已順次增到五，六〇〇家和三五，〇〇〇份了。書籍出版的增加也非常迅速，致使國家印刷所 (Gosizdat) 成了世界最大的出版者。

廣播無線電播音台的數目在一九二八年是二十三處，到一九三二年增到六十六處，其中四處各有一百基羅瓦特電力；收音座在一九二八年是三十五萬，即按哈朴教授所述某一作家的估計也只有五十萬光景，但一九三二年已增到二百八十萬之數。無線電節目以五十種語言傳播，以適應蘇俄國內的各色民族；除音樂會外，廣播新聞、演講及學課。大多數廣播無線電播音台受郵電委員會的指導，有幾處是受工

會管理，但所播節目都受廣播無線電中央蘇維埃的指導，這中央蘇維埃由上述委員會，廣播無線電協進會及工農通訊員的代表組織成立。廣播無線電收音座見於每一工人俱樂部，集體農場俱樂部，鄉村公共圖書館，及紅軍兵營。現在就是每一農家都有備置無線電收音座的趨勢了。

電影在一九二八年，有九七五九新片開演，一九三〇年增到二七五一，出片廠有十五處，遠播於莫斯科，列賓格勒，敖得薩，基夫等重要都會以外的城市。據天津大公報載，蘇俄最近完成二個出片廠，羅斯托加廠每年生產力是一萬五千萬呎，自萊司拉廠是七千五百萬呎。去年電影投資計二萬萬三千另廿一萬以上盧布，今年所定投資為九萬萬五千七百五十三萬盧布。依照第二屆五年計劃，平均每一千人將有一所電影院，所出影片除了供給全聯邦的需要外，還要大量供給國外觀衆的需要；新的電影製造廠每年將產出一萬萬五千萬米突的片子。

文盲的清除在五年計劃中成就很大。一九二七年，文盲數目是佔了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一·八；一九三一年，百分之二五；到現在就只剩有百分之一〇了。入普通學校的數目在過去一九三一及三二兩年，從二千萬增到二千五百六十萬。就中初級四年制學生在一九三二年，從一九二六——二七年九百九十三萬之數，增到一千九百一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年制最後三年，在同一年內從一九二八年的一百四十三萬六千，增到四百另九萬四千。這七年制學校最初是初級四年，隨後是中級三年，都相繼成功普及義務教育，到一九三二年又加三年，包括從前九年制的最後二年，現在在工業發達的中心，這普及的十年制義務教

育也成爲現實了。以學齡計是從八歲到十七歲終止。一九三〇——三一年，小民族間也施行普及義務教育，到一九三三年終了，就是最落後的地方也如期實現。

施行這種義務教育，曾經過許多困難。第一是物質設備不足；第二是教員缺乏。還有在國民經濟的建設當中，在在都以最近技術方法作爲基礎，學校須適應這種要求，供給千萬兒童以有系統的基本科學知識，以準備出一代能建築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所以學校不單要多多增加數目，且得根本改造內部組織與工作性質。這些困難會佔過幾年的注意中心。在一九三二年前的三年之間，教員增加五十萬，教員聯合會會員增到一百三十萬。學校物質設備也漸次完備，所以學生待遇都迥非昔比，初級學校免去許多作父母的顧念，所有兒童在學校都有一頓飯供給，有些學校是二頓，父母收入微小的可以免費，其他衣服鞋襪等費都按原價折減。宿舍、教科書、實驗室、書籍等是統有學校學生都有供給的，收費極廉。初級學校外，下面要提到的一切學校學生還有補助金，計工廠學校有二十五到六十盧布；較高各級學校從八十到二百盧布；學院中如工業學院可到三百盧布，是最高國家官吏的薪額。組織和教材方面，已定出新綱領，一律標準化，務保證學生有基本科學基礎。標準教科書已經完全準備妥當，在最近學年開始時，光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 S. F. S. R.）即俄羅斯本部的學校，就接到四千五百萬新標準教科書，各色題材俱備。

一九三〇年四月全聯邦黨第二次教育會議，對於教育制度訂過改良計劃，按這計劃建立全國統一

的教育制度。勞動學校最後數年實行改組作專門學校，直接和工業或農業相接連。其下基本七年制普通學校，自此以後普建全國。大學和專門學校都貼近國民經濟各部門，學校工作須和企業工作建立有機的聯繫，學生的理論研究，須拿所備部門的工作實踐作為補足。學校實行採用工藝（Polytechnic）教育。另一方面則發展企業工人的學校教育組織（Scholastic Combine），包含工廠學校和工廠大學等。

當技術改造和計劃經濟正在進行時，這種工藝訓練是特別重要的。一九三〇年八月第一次開工藝大會，參加有工人，集體農民及專家等，議根本改造舊式學校，而在統一的學校制度之下，給社會建設者以自小到大的工作知識和能力，使之集體生活。一九三一和三二的兩年之內，工藝學界進步斐然，按照黨中央委員會的指令，是「把讀書和生產的勞動聯結起來，使學生方面的一切社會生產工作，都有助於學校教育的目的，」這已經是實現了。

初級學校每所都附設在企業旁邊。工廠管理局，本地工會，黨和青年團的細胞，和學校當局合作辦理。這企業幫助學校組織勞動課程，使學生熟諳生產過程。較高級的學生便在熟練工人和工程師的指導之下，實行在這企業內工作；教員也須和生產過程接近。工廠以物質維持學校，且在學校內組織作坊，供給工具，車床，并常供給講師。工廠成為這學校的提攜者，把學校兒童定期帶往工廠，指示他們，讓他們熟悉各種機器和機械學，同時又引他們去看工廠設計部的工作，教他們根據這具體的設計工作來做他們的數學功課。工廠一面又照顧貧苦學生的衣食。學校教職員和年長學生則負清除工廠工人的文盲和半文盲的

責任。農村的學校和集體農場連合，所行方法與此相同。

五年計劃要實現牠的生產綱領，須有多量的熟練工人和技師。工業方面不用說，即在農業方面也因為大規模機械是改造的基礎，須要許多有工業訓練的熟練工人，如牽引機司機者，機械工人，電氣工人等等。因此工人學校遂積極發展，從工廠學校起以至工廠大學，構成了一幅完備的學校網。工廠學校（Заводская школа）訓練工廠學徒或工人兒童，經幾年初等教育後即可成熟練工人。他們在此也受普通教育，以備入工人職業學校，由職業學校入大學。學徒半日在工廠工作，半日在校。除青年人以外，成年工人也得參加工廠所設夜班，或在工人職業學校和大學內完成他們的教育。教育落後的工人每天二小時受理論和實踐的訓練，工資仍按全額發給。這種訓練有時到十八月為止。很有效能的工人則常全然免去工廠的工作，送往學校以提高他們的技能。這種學校種類很多，例如輕工業和技能工人的特別訓練學校，工頭訓練職業學校，工業經理專門學院。有些工廠為青年和成年工人還特設有三級教育場所。第一級給學生一種更高的技能，訓練他們擔任工頭職務；第二級訓練技士，技正；第三級是工廠自己的工業大學，工人畢業後即為工程師。

這種技術和工程幹部的造就，是蘇維埃國民經濟建設的決定因素。一九三一年，在最高經濟評議會管理下的工業，訓練了一百五十萬學生；同年間，有二萬一千青年工程師和技術家完成他們的課程；一九三二年則有三萬五千之數。同時蘇維埃當局認為要提高生產力，還須在一般羣衆中發展技術宣傳。所以